

I



鄧南光（左）與祖母鄧登妹 1910（葉裁 提供）

家譜記憶（1907～1922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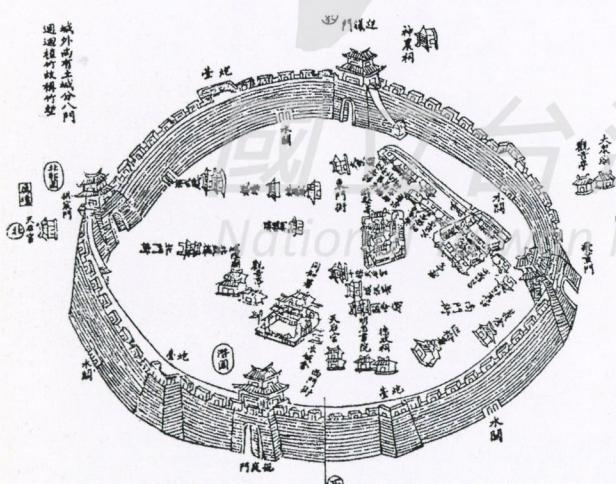
鄧家的祖傳嫡系，在北埔是個傳奇，
歷史的山城、長遠的族譜，顯赫的家世、古樸的民風，
鄧南光，這個北埔孩童在客家傳統文化中培育、成長……
他或許比其他人聰慧、早熟，但能成就什麼無人知道，

沒有人料到，他最後竟成為一名攝影家。

北埔的墾拓

鄧南光，本名鄧騰輝，一九〇七年十二月五日出生於新竹縣北埔鄉，那是日人治台第十二年，中華民國誕生前四年。鄧家的祖傳嫡系，在北埔是個傳奇，對日後鄧南光的成長與發展有決定影響，而他對這個客家村落的深濃情懷，也在其後來的攝影作品中，款款流露。

●新竹，以前稱作竹塹，永曆三十六年（一六二九）鄭氏部將王世傑便進入這



道光六年（1826）之後的新竹石城，城外尚有土城，分八門，邊迴植竹，故稱竹塹。

塊平原開墾；入清之後，福建泉州移民更大批湧至。雍正十一年（一七三三）先民以刺竹圍植成城，從此近一世紀，竹塹城以淡水廳治的地位統轄整個台灣北部，直至光緒年間台北城成為台灣北部政治中心之後，竹塹城改稱新竹城，已不復當年的風光盛景。

●北埔位於竹塹界域的東南山區，與寶山、峨帽鄰接，地理形勢較封閉，在清嘉慶、道光年間原為三十餘社的賽夏族人聚居地，並不斷與竹塹城附近的客籍移民有騷動糾紛。道光十四年間（一八三四），祖籍廣東惠州的客家人姜秀鑾奉當時竹塹官府之令，以治理九芎林八年總理為名，率領數百人馬突進今日的北埔盆地，逼退原住民，作為墾拓的根據地，更組成「金廣福」墾戶，向竹塹富商勸捐資金，建置隘寮，成為北埔開發的源頭前哨站。

●在姜秀鑾的領導下，客家移民與原住民經歷了大小數十次的浴血侵入戰鬥

後，墾地佔領不斷擴大，設隘達三、四十處，隘丁多達三百餘人。這片原是林木茂密、深不可測的莽地，十幾年間逐漸為漢民披荊斬棘，鑿埠開圳，墾荒地為良田。這一大塊因隘線而圍成的領土總稱為「金廣福大隘」，這三鄉鎮也就常被簡稱為大隘地區。



北埔開墾時的總部基地「金廣福公館」

金廣福義聯扮社

俗稱「金廣福公館」，「金」代表官方，「廣」代表粵籍，「福」代表閩籍，是姜秀鑾開發北埔時所號召組成的墾戶總部，建於一八三四年，由於其歷史上的重要性以及建築結構的研究價值，今被列為國家一級古蹟。而建於一八三二年的姜秀鑾故居「天水堂」（姜氏大房）則被列為二級古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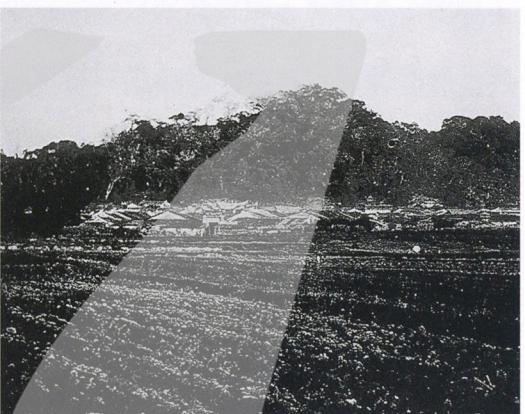
北埔開墾時的總部基地「金廣福公館」



姜秀鑾故居「天水堂」三合院

●到了光緒十二年（一八八六），「金廣福」遭劉銘傳裁撤，卸下了長達五十二年的墾務，此時北埔早已經從一個武裝移墾聚落發展為農商混合的庄頭，商業活動日益頻繁，是繼竹塹城之後成為東南山區的首要市場。各庄所產山產、農作的輸出，外地日用貨品的輸入，甚至包括原住民獵物雜糧的交易，全部有賴北埔轉運銷售。當時北埔街路以茶

市、米市、樟腦市、柴市、炭市為大宗，新街市不斷拓展擴充。



客民歷經艱辛險惡，開拓出先期的北埔古聚落。



清代時期的北埔茶商，茶與稻米是當時最主要的經濟來源。



日據時代的北埔街貌

國立台灣美術館 新姜比老姜辣

姜滿堂所建立的系統。

●依據姜家族譜記載，姜滿堂的祖父姜秀福，是姜秀鑾的親弟弟，雖然有如此親近的血緣關係，姜滿堂的發跡卻又是另一則白手起家的故事。
●姜滿堂，咸豐六年（一八五五）出生於芎林，三歲喪父，十三歲喪母，十八

1895 簽訂馬關條約，台灣割讓與日本。

1907 「北埔事件」爆發。

歲奮然決志往北埔發展。他先在舊市場裡幫人殺豬討生活，夜晚經常徹夜飲酒賭博，像個流浪漢般的生活。約莫在同一時，一個來自廣東的讀書人鄧吉星，帶著妻女渡海至北埔依親，在秀巒山下開了小私塾維生，他注意到這個相貌堂堂卻在市場當屠夫的姜滿堂，也觀察到這個後生極有毅力，有一天就當機立斷的戒掉了賭博的惡習。鄧吉星於是教他識字讀書，栽培向上，幾年後，還將十六歲的女兒鄧登妹許配給當時二十七歲的姜滿堂，並約定長子必須繼承鄧家香火從母姓，而他們第一個孩子鄧瑞坤，就是鄧南光的父親。

●鄧登妹，鄧南光的祖母，是一位非常能幹的經營者，克勤克儉，與擅長交際的姜滿堂搭配打拼，從路邊擺攤到租下店面，幾年後賣豬肉、豆腐的積蓄迅速累積發展，很快成為北埔首屈一指的大雜貨店「榮和號」，並開始購置庄內土地，成為地方富豪之一。

童年留影

●在一張一九一〇年的舊照中，四歲左右的鄧南光雙手倚腹與堂弟分站在祖母兩旁。童稚的他看起來聰敏靈巧，帶著沉穩端莊的小大人模樣，他瞪著鏡頭似乎在思量什麼，這照相機件的第一眼接觸，在小小心靈中發酵了嗎？

●光緒二十一年（一八九五）台灣在甲午戰爭後割讓給日本，許多北埔人與原住民為日軍收編服務，但也經常發生抗日事件。當時老姜家族族長姜紹祖（姜秀鑾的曾孫）在新竹舉事失敗，入獄自殺，整個姜家陷入群龍無首困局，做為遠房親戚的姜滿堂在族人敦請下，接下領導重任。他充分發揮政治周旋手腕，逐漸平息日軍對姜家及北埔人反日事件的遷怒株連。日軍據台三年後，他被任命為「新竹辦務署長北埔保甲局局長」，相當於北埔最高行政首長。姜滿堂四個兒子及其後代，自日據至光復後

二十年間，曾先後擔任過北埔和新竹地區的位津要職，如校長、庄長、鄉長、縣議員、副議長等。新姜家族在八、九

十年的發跡間，自一家豆腐小店已然躍升為北埔的政經新貴。



鄧南光家族合影，家族成員包括姜滿堂、鄧登妹夫婦及四個兒子、三個媳婦、四個孫子及鄧登妹年邁的母親，約攝於1916-1918年。
前排左起鄧南光、姜煥章（鄧南光堂弟）、不詳、姜煥蔚（鄧南光堂弟），
第二排左起鄧騰軒（鄧南光二哥）、鄧登妹（鄧南光祖母）、許氏（鄧南光外曾祖母）、
姜滿堂（鄧南光祖父）、鄧騰芳（鄧南光長兄），
第三排左起姜瑞鵬（鄧南光三叔）、姜瑞金（鄧南光二叔）、姜瑞昌（鄧南光大叔）、
鄧瑞坤（鄧南光之父），
第四排左起林氏（姜瑞金之妻）、曾氏（姜瑞昌之妻）、吳順妹（鄧南光之母）。



鄧南光鏡頭中的祖母（中）、父母（右）與叔嬸（左）（1940年攝）

原鄉人樣貌

●鄧南光有四個兄弟，他排行老三。大哥早逝，二哥畢業於美術學校，弟弟也會畫畫，似乎一家人均有藝術的潛因細胞，由於家境優渥，自然從小受到相當的呵護與養教。一九一四年，八歲的鄧南光進入北埔公學校念書，喜歡畫畫塗鴉。十四歲小學畢業後，於十八歲在父親鄧瑞坤的栽培意旨下送往日本，寄望在另一個教育環境中深造，出人頭地。

●歷史的山城、長遠的族譜，顯赫的家世、古樸的民風……鄧南光，這個北埔孩童在客家傳統文化中培育成長，他或

許比其他人聰慧、早熟，但小小年紀移往異國求學，能成就什麼無人知道，當然更沒有人料到，包括他自己，最後竟成為一名攝影家，而且舉足輕重的啓迪、影響了台灣的本土攝影文化。

●一九三七年，三十一歲的鄧南光再度回到北埔小鎮，當他拿起相機對著祖母拍照時，不知心中是否閃過童年時代祖孫合照的記憶景像？從四歲、九歲至跳出鏡框時的三十年變遷，歲月一閃而過。鄧南光重新用觀景窗尋視久違的親人與故鄉，應該是血緣流轉與鄉愁記憶的回歸罷，這些人像風景，深摯流露了原鄉人的生命質地與風貌。



鄧登妹 1937 鄧南光



彭月秋、鄧世一與鄧秀娥 1937 鄧南光 鄧南光的大嫂彭月秋與二哥的兩個小孩合影。



黃皇順（親家公）肖像 1934 鄧南光 鄧南光唯一的姑姑姜四妹嫁到峨嵋鄉的黃家，照片中的親家公是姜四妹的公公。